衎石齋記事稾

衎石齋記事稾卷九

嘉興錢儀吉新梧

張孝女碑

儀徵張孝女十四歲殉父而火死世鮮知之者嘉慶三年縣丞申君淑泮濬渠見石幢焉書其事乾隆十年正月十八日夜縣之新栢街火張氏女巧姑負病父天相出走未及門而斃明日得其尸猶肩父尸弗釋云事旣聞

詔旌其孝邑人祠之於所居街距女之卒五十四年矣

又十二年知縣錢塘屠君倬始爲之詩曰嗚呼孝女之孝古誰比孝女十四死于火曹娥十四死于水又以告其友嘉興錢儀吉屬爲碑之儀吉感春秋賢宋共姬特書外夫人之卒矧女死孝其宜有銘銘曰

靖彼淑女生年十許兄爲人傭獨與父處幽蘭在山澹兮容與燎揚炎炎中宵距門父痺不攉振胸號冤懟憯以負兩俱亡存電爔雷硠扉不得開闕不得踰禍災伊羅繄乎昊蒼隲魂傷摧遺骸燼中觀者如薺猶引父手堅爲一體孰無天親而吝頂趾事有倉卒性靡古今易

毀者幢不焚者心上虞之懿千年嗣音

宋某官知嘉興縣事段公遺愛碑

嗚呼昌黎韓子有言矣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不自知其何心蓋聞黼依之咨儆聦懷良佐彰疊閫之決策掛髀將材跱踞闕史之文激卬殘隴之碣其時不恨失同時神游千古者乎而況七百年之代嬗猶是人民十數字之勵存樂只父母寸讀弁陽野語之文攷浙西公田之事而於故侯段公不勝甘棠之思遺愛之頌焉公田者議萌於謝方叔之限田禍稔於吳勢卿之視漕詭謂和糴可罷邊儲易供始也準官品而除贏繼也履民莊

而攫利三分貫一及於百畝之小家十斗輸八徧於兩年之受代而且督催提領法重于青苗度牒告身價隣于白沒公方踡跼騏駕輒行鴛湖濟物存心為民請命擬歐陽之擅止薪法而時異元豐類尹鐸之庶鳩趙宗而功在保障當是時也立東南之蕞壞增中外之吏二萬竭數十之郡資養環衛之兵七億危同棋累窘甚矛炊豈惟盧扁庸醫亦且驚心將圖風雲鸞鳥必先蓄爪然而季氏世卿冠軍外戚不悟賂虞之計旋興入洛之師齎五日之糧議三京之復病不求息鋌愈走險於是

葵范珙玠張鴦冒刃漢蜀荆淮塗原膏草幸也李瑄之
請未行㨿經之使繼至庶幾知難悔禍保境息民猶且
輕性命而張𡡉氣方謀括脂膏而奉軍實公以爲剸股
體以果腹縣慅奚存鑿基址以增高巖傾立待甘觸權
綱何恤身災假令象笏近君之輔墨綬親民之官咸能
抱公之明見斅公之直節孤忠徇國衆志成城敗二帥
而上軍不動殺三人而執𥳑如故庶幾君之一悟回天
眷于渙汗何至日蹙百里悲宗社之淪胥也哉噫析珪
擔爵受閫閣者何人吮脂茹㳙輕去就者幾輩若乃君

詡端門之受降侈興土木相忘合州之議弊娛嘯湖山徒傳孚民之訓竟無褒廉之賞莫知我心獨行其志斯豈非神明公忠之宰豈弟子惠之風乎若使遇堯湯之朝憂深水旱遭文景之際詔勤滋殖而或競肆饕貪不顧魚爛登朝陬覽郵之言行野忍流亡之哭誰尸民社有靦面目哀哉古人不可望淚起枯蟻之穴九京如可作魂歸負黿之碑按公諱浚本貫未詳景定二年以不奉行公田爲提領劉良貴所劾其同時被罪者又有宜興宰葉悊佐其人焉其先事謝去者又有吾邑分司陳

茂灝其人焉皆罕傳者因附書之

重築定遠太平橋碑

淮水出桐柏東行滙於洪澤所渠并數十川其北流者池爲大酈善長所稱水出東城縣流經其故城南入淮爲池河口者也自河奪汴泗二瀆合流東道悉變易而清口以西高下襟帶之迹猶可攷見云今池水衝東城之左而北行過郡二州一夾兩山間風怒湍悍揭衣者望洋呼舟者乘危當洪武中嘗築大橋於池水之上五百有餘歲矣而一旦乃圮于水於時觀察如臯吳君太守秀水汪君先後至相與咨度其事而曰三代以下掌

固掌疆之官不設則溝池樹渠之利責皆在司牧
聖朝撫水辰重民事凡輿梁道路自邦畿達于天下掌
其脩治著在令甲敢不任其難爰大出俸金爲之倡大
令某君復捭諡其貲準䕶飭材黎庻偕作經始於道光
七年八月逾年而工竣凡木石摶埴之工縻金以兩計
者萬橋之徑輪以丈計者四十有四廣袤以尺計者三
十有七爲涵洞十有一邑之賢士大夫被善政之有素
也輸金巡功旣勸以成而復屬記于余余嘗道江淮客
梁宋而至其地覽其山川之清淑民物之殷阜而樂於

稱述之也試相與登橋北望濱淮水而歸起者非浮山邪昔者蕭氏築堰其下童山磬冶幾竭東南之力而不潰于成民之不易用也如此而大橋之見前史者無若杜征南之於富平津一時君臣舉觴相慶以爲非常之功然至南北朝戎馬往來每結筏而渡孟津蓋其中閒毀敗者亦已屢矣豈非大政之立不有善繼後世其奚賴焉是役也雖脩整舊蹟而工役之重殆與創建者等顧用民之力民忘其勞且仍其舊名曰太平示復古而不欲有其功也是皆可書也乃次第其略鑱之石其卒

錢名氏具列碑陰

重築長虹橋碑

浙江秀水北竟第一橋曰長虹始作於前明吳府君臬
康熙間重修之百年而又圮人病涉焉余友布衣唐君
秉義以爲己憂嘉慶十五年將自京師歸別余而言曰
吾歸必爲是橋吾老矣雖殉焉勿恤也余介君之志顧
念費鉅萬非君力所及逾年而君卒後數年橋竟成焉
於是君之子廷桂走京師請余碑其事具言君所設施
狀蓋幾於殉焉者退徵諸鄉人皆曰信惟吾郡風俗厚
人勇於義而我邦伯邑長又善任使不以胥隸擾是役

也宜可以久自十六年春鳩工肇建越二十年冬告成糜白金三萬二千兩有奇出財者數百人力其事者又有謝武權蔣秀元楊志鵬諸君具列姓名碑陰而道士陳復古中事憂其不成至絕食以信其志尤足尚已乃爲銘曰

洋洋闊川浙之漕河大橋翼然環蹄通波東村西莊往來透迤東西數千武易日以俄忽阤而隤邦之人咨嗟崩石不見形當津要遮望衡販遺行躄而蹉雨黑呼渡遂漂其查唐君遻焉俯睇湧沱曰我必復之力小敢荷

以醫爲檀或啗其疕罷皇經始勞極得殘攣指擿肌不
言而哆友泣以肩矢心匪他邦之人咸勸既庡且多庸
還舊覩如龍如鼉始下橙磄瀆若浮苴解神捷應祠於
左坡凡功之庡惟義之和非以爲己任雖多則那我識
唐君宣髮已皤廣額丹顏夢寐不遐子倡烝舉鄉里一
家庡幾可久長爲楷恕鄉里之懿宜爲詠歌後來其憲
茲我懷如何

史忠正公像贊

乾隆四十年冬

特詔下大學士九卿等議褒卹明代殉節諸臣於是故

閣部督師史公

賜謚忠正其後二年始建祠堂於揚州梅花嶺而南昌

彭文勤公以公遺像並家書一通上於　朝

御題七言今體一章並

命刻石於祠堂壁閒始公像之出爲鉛山蔣莘畬編修

得之因文勤而奏進焉具詳編修跋語中寻游嶺表識

編修曾孫嗣衡以公像屬題時則道光十五年上湖
賜謚時適六十年矣謹爲贊曰
充乎其忠諶也愀乎其憂深也中朝諸老逍閟音也大
鎮羣帥私闞心也蹇蹇一人曷存江南也刀鋸鼎鑊日
星河嶽
聖立臣鵠而廟斯今也嗚呼委蛻不遐其猶在蜀岡之
陰也　南疆逸史稱可法見譟王王命將宜爾頓件之三
日終不降乃殺之宜爾頓爲之棺斂此事他籍所
未載仰見　王師所至義正仁育霜露均施而如黎
媿曾所記史德威尋公尸㪚骸塞路腐變不可識者葢
當史公棺斂時德威方
在拘係宜其不及知爾

楊園先生寒風竚立圖贊

理學之懿匪言伊身農桑孝弟自治治人鄉清獻而函加蓿師蕺山而道大醇蓋服膺於紫陽而爲　盛朝之逸民丹顏白髭布衣幅巾獨立不懼斯何時之傳神邪意者方曳筇於紫雲之山或懷友於語溪之濱與

亭林先生像贊

守先王之道平百世之政介於石而知幾維松柏獨也正壯無南陽之遇主晚爲禮堂之寫定百二河山十三陵闕去父母之邦而老於行曰有命

白將軍像贊

將軍姓白氏諱雲上字凌蒼又字秋齋河南河內人乾隆辛未科武進士以藍翎侍衛俸滿歷官江南平望營都司揚州營遊擊金山營參將漕標中軍副將以病告尋卒將軍爲政廉勤嘗曰奸宄伺政令之疎密爲伏發兵役又伺長官之誠僞爲勤惰吾不敢耽逸以害民也其用心如此故所至姦盜屏迹其官揚州也十一年揚人思之請祀名宦大吏以聞

詔報可時嘉慶十三年十一月也二十一年十一月見

將軍遺像于新城陳編修所爲之贊曰
洸洸虎臣治世之良受知榕門屢輙江防所莅載德尤
惠于揚疏渠田登禱澤雨應介士勸學𤇾黎寄命豈獨
宵小懾于軍令嘗闢習射冰指醒惰厥功宜祀惟志之
果　紫光圖形亟也其可

竹汀錢先生像贊

深服六藝言皆醇醲源不滌開其涇繼亭林後此一人

淵如孫先生像贊

古言奧帙屢發潛通絕代語雕蟲兼卓哉平反覓其鉗

稚存洪先生像贊

慕范孟博不負母西荒歸來盍縱酒三書

帝置諸座右恭本初集導言納諫論聖製文

故洮州撫番照磨王君世錦像贊

師沈約文愍公友楊雲蓉裳芳燦猗仲宣賦從軍貫饋饟冒兵

氛官雖卑憂心懸壁上襯置溺焚託輶軒垂微文載十
七還鄉枌故書在炳燭勤老無事惟藝芸不蠹毀延芳
芬

沈翁鼎像贊以下三贊俱嘉興人

禮七十則不毀慮筋力之弗任誠至性所鞏結歷萬方而制心悼靈蓤之霣霜兮橫流涕於背襟晝復夜兮號絕闥死孝於東南將邁顗而軼引匪鄉里之獨欽孰有親而無愛嗟彼養之似僞攬遺貌之慘戚恆若窮思而不可禁願冢置而戶說兮興淳風於自今

方姓園昇像贊

黟俟之苗珊豀爰止勤反其貧仁周於里幼孤遂生貞賅沒齒楞羸苛殃迺慊迺起活逾千人行歷三紀俯梓

中凋纕蘭無弛永終馴首獨知鳴耳遺貌我懷悠悠長水

陸瓠尊翁筠八十像賛

積書滿家耄學勤刪羨擿謬理放紛門庭整潔禮敎敦苑枯一致娛斯文有晬者容長說忻淑我里閭皆德薰蒲輪他年賁方聞乞言百歲此隱君

王孝子贊

王孝子品璋海昌人家貧服賈于吳門道光十二年冬聞母病徒步歸侍湯藥惟謹越七日母歿庀喪具晝夜悲號旬日骨立旁觀者憂之而孝子不覺也孝子莆伏如侍母側夢魂如與母言明年春正月八日夜將半呼家人而言曰吾將奉母往矣問何往曰歸位逾時卒距母喪未百日也年四十有五孝子之兄某傳其事而尋繫之贊

贊曰至性孤往昊天靡依溥孝之祇求仁之幾危身有

戒焉知譽譏身爲母殉是亦全歸

曹黃門遺甕贊有引

過曹玉水舍人齋有甕焉圜口皤腹光可鑑玉水謂予曰此我家黃門公故物也葢兩世諫草焚於是予作而歎曰美哉世德昔黃門公入臺當

高宗初政求直言公上疏謂今之督撫明作有功之意多惇大成裕之意少損下益上之事多損上益下之事少

諭下行省戒飭如公章一時吏治翕然丕變又請寬文字之獄劾河東總督王士俊類皆人所不敢言其後副

憲公又以清直受

恩遇繼爲御史劾和珅縱家人爲姦利狀雖僉人暫得

掩覆卒大白于身後

仁宗特詔褒顯贈官廕子於是士氣咸奮中外爭上便

宜侃侃諤諤至今未有艾其繫于天下之重如此而是

甕也一尋常日用物得託跡于曹氏承文字之役以久

于而家抑何幸邪遂爲之贊曰

有常持滿厥貌侏儒器質礧砢文章委輸利用納言不

利走趨戒彼缾危羞爲釜鬵君子友之厚重不泄九十

六年甌翟罔缺紙素紛綸朝餐夕飫無般浩函有匡衡

疏智永積筆會何足譽進隨琴策退休于禪藝嘗寄於愍忠寺僧

天月遭逢多幸其脰肩肩康瓠若鼎尙愼守旃

所

李烈女血書贊有引

道光六年兒子寶甫率家人集其平生文字得一緘甚固自題曰李烈女血書暇嘗爲文記之發視之得血書綾一幅又一紙爲女父列辭從孫聚穎請予爲之曰是叔父之志而女之烈固不可以無傳也予乃序其事而系之贊女昆明人也父曰李春榮所居曰廟前鋪大河埂字於邑人李應宗未嫁應宗死其明年應宗祖母語春榮其改字女女聞而遂縕縕之夕自言其志爲此書也民家女不多識字其方言又多不可曉以聲求之稍

得梗槩有日呈

天子前者

聖敘遐也曰忠孝節烈者矢靡他也曰二十四拜祝告

叩神又曰翁翁死在兒夫母服中者舅姑沒而籲神佑

家也曰兒夫成人者望後那也曰子母無命者痛當奈

何也曰二月初九日升天者死忠烈而魂爲神女言非

夸也凡九十有四字綫廣二尺許字大寸許參差高下

十二行色皆黝碧展視凜然今藏寺家春榮列辭謂應

宗先其父母死與女言似異道遠莫能明也其死也亦

出爲建昌知府尋加按察司副使管府事順治二年夏
六月
大淸兵下南昌時江西布政使崑山夏萬亨方護送其
母之撫州以屬其門生某聞變走建昌公乃與萬亨及
分巡建昌副使泗州王養正推官掖劉允浩等相謀曰
事急矣國無主何以集衆乃奉益王由本稱監國初憲
宗庶子祐檳封建昌是爲益端王至由本五傳矣於是
檄召諸路逃亡將卒申嚴巡儌爲守禦計未幾
王師薄城下客兵爲內應秋七月朔城破公與萬亨等

皆被執械送南昌南昌大帥金聲桓勸之降不可聲桓
不欲加害又送之武昌皆死焉武昌人葬之於沌砦河
畔爲一邱題曰六君子之墓六君子者公與萬亨等及
南昌推官宜興史夏隆建昌通判桐城胡縝也或曰縝
守贛州死不與公同時或傳同死者有施以略曾忠省
二人云公之將死也血書其前襟遣僕持歸報其子銑
曰近則九江遠則武昌收吾骨銑至武昌刺血驗之得
公骨以歸葬於縣東門之外華陽橋乾隆四十年
賜謚曰烈愍道光十四年予遇公七世族孫秀才清澍

於廣州清澍能言其家世曰華亭之王有二斗之先爲放鵝莊王氏是爲西王其琅邪之族居竹竿匯者曰東王故尙書鴻緒撰明史稾者東王也放鵝莊者上世有爲嚴州學官爲德於其鄉不受報鄉之老農人以一鵝放於所居莊因以名也是爲遯庵先生諱端傳八世而至公又曰公之從孫貢生澐師事陳忠裕公子龍陳公兵敗投水死澐匿其尸以葬今其裔孫皆陳姓爲忠裕奉祀生也又曰噫以吾烈愍公之忠子銑之孝葢再傳而止也天道固有不可知者邪方

朝廷下寬大之詔俾亡國故臣數千家表彰於一時我公名得與獨以無嗣故至今郡邑未立祠宇卽墓道之碑猶闕焉敢請於先生幸無辭儀吉敬對曰昔我考學士公嘗論良吏戚連江之無後也以爲桐鄉百世之祀有勝於賢子孫者天之報忠賢固非尋常世論所可測也哉雖然陳公無後而以他姓爲之後則王氏之族其終將爲烈愍置後宜也或官斯土者其有以掖成之乎夫繼絕世勸忠義人心之所同亦自有其時乎淸澍待之矣爰爲銘曰

兩儀既奠道彖君臣策名任重臨難濟屯事之不集不有其身秋霜崑玉膈乎哲人哲人伊何太原有後濟屯伊何危疆是守昔也司關匪嚴其糾恤下知傷投艱斯受哀哀末造民流政急姦吏公行横征歳借多我覥瘠仰踢俯蹐人忘其上疇荷其責金陵衆潰東南震驚江壝列戍邑罕完城岳牧野竄鎮防土崩揮戈濛汜天監精誠維浙維閩聿興唐魯假號同時云王爰樹僭異容藩爭殊紹武命去義堅謀窮心苦一軍靡出寸檄無傳晷延喘息壞窘盤旋

王師莅止弱組繫焉主辱臣死死何愧天信公有言千
秋感涕邦家喪亡喻之親癠垂絕圖存忍云無濟計利
趨榮其顙有泚辰日以遠誠節彌彰璧脩人紀洪惟
聖皇易名追邮毅魄載揚丸丸松柏式此崇岡

世父戶部府君神道表

世父戶部府君諱豫章字培生晚自號艮齋爲我曾大考文端公第三孫我大考安慶府君長子乾隆丁酉充浙江鄉貢後十年登史致光榜進士任戶部主事貴州四川兩司行走補廣東司充乙卯順天鄉試同考官遷江南司員外郎雲南司郎中丁巳夏假歸嘉慶辛未十一月八日卒於郡城鳳池坊之居年六十有二嗚呼自乾隆甲午春文端公薨秋七月安慶府君以毀卒逾七日大母沈太恭人又卒惟時我考年甫十二凶禍薦臻

冰霜仍厲大廈支而不傾千鈞墜而弗絕則惟我府君是賴外侮不復內言不出寢苫泣血昆弟相戒敬愼刻厲思貽令名則我考曁我世父大興府君檢討府君一惟我府君是帥是聽天道周星相係通籍銜
命便蕃服勤中外人皆謂我大考陰德有後錢氏復興矣府君以爲老氏之教惟懼滿盈世祿之家易傷根本引疾謁告拂衣遂行始府君之襯政也時則閩海初定西方用兵巴里坤廓爾喀皆地處絕邊旱接聞見府君則山川廣陿指掌可圖故於儲胥芻茭之數明駝行幄

之置豐約有無之宜萬里如見片言立定戶部之長侍如左右手至是固晉府君侍郎松筠公揖還啓聿府君逡巡辭謝志不爲奪府君之歸也非慕名高非求閒適追遠盡孝睦鄉救災其事衆著於是我八世祖太常府君顯忠之祠始復廟舍增置祀田九世祖兩涯府君六世祖紫芝府君五世祖鶴庵府君高祖廉江府君之墓廬未建者始作中廢者更興俾守人有居受賑有所又嘉靖間族祖遺冢代遠嗣弱僅存一坏爲覈賦冊反侵地而封樹焉又諡之南畝俾其裔孫獲奉歲饗法周禮

創族葬之塋從伊川定家祭之禮宗人之秀者敎之學
以成其材若某某愿者命之工以世其業若某某自修
者知所勵負過者罔不悛則使我家法益崇州黨胥勸
其他疏屬懿戚死喪孤遺斂坎昏嫁者莫得而覼縷也
甲子夏浙西大水禾稼盡沒告言郡中以糴以振躬率
勸分夜以繼晝其平時於當路會無通謁嘗曰士大夫
居鄉當如是吾聞之於先人也我第二姑爲錢唐吳相
國夫人時從宦南河督任府君歎省視女弟往來江淮
閒亦藉游眺以自樂也無祿我考卽世我世父大興檢

討兩府君及我姑八年之閒後先殂謝府君藎傷厥心顏貌日瘠馴至大故嗚呼痛哉始葬元配查恭人於斯邱自營生壙及期卜吉遂妥神靈埋幽之銘時日不及今世母金恭人適遵府君遺則存邺宗黨先人後已從兄希憲秉承母訓一不自專蓋府君之沒至今二十年吾宗之依恃府君者猶無改於厥初道光壬辰冬儀吉歸自京師宗人語曰惟戶部府君之勤勞於吾族也久而不可忘宜有記言刻石貽後汝幼而府君敎育恩勤尤深汝宜任之儀吉用是悚息哀泣頓首濡翰表府君

之神道

吉石汪先生墓表

乾隆五十二年春吉石先生以署河南禹州州判卒官歸葬于海鹽山茶花漾之原嘉慶閒先生幼子如瀰官兵部職方員外郎進階得請

贈先生朝議大夫職方進過禮將伐石表墓而屬儀吉爲之文惟汪之先出魯成公支子以采地爲氏其後散處或在魏或在楚或在吳越居新安者曰里仁支鈍翁謂八十餘世悉可紀述者也後又遷桐鄉入

皇朝則有鷗亭碧巢柯庭昆弟皆以文章名黃梨洲稱

汪氏三子駸駸逼古作者鷗亭生給事諱繼燦爲碧巢後是生大理太守諱上塤兩世皆良政朱文端潘敏惠實銘其隧石先生爲大理第五子生五歲而孤君母祝前卒生母節孝趙撫之臨懾趨奮弗輟于學稍長時發觀褱村樓所儲奇文奧籍而諷欲於詩乾隆三十年
車駕南巡四十一年
幸齊魯以諸生應
召試列二等者再充　四庫館謄錄　武英殿行走四十二年副鄉貢第二人自大理廉于仕喪歸而郡城故

居已爲他人有後後二十餘年先生兄厚石桐石彡石先後不祿先生益傷心又數蹶於省試不得已就官河南於時鎮洋畢公巡撫其地能先生檄委兩下先生自念官無卑吾但盡心焉亦冀有以俫于民乃馳驟鞅掌僅年餘而謝世年四十有六嗚呼唏已然先生沒而名益章今言詩者必舉汪氏皆曰先生昆弟四集是能繼康熙間三子者鄉里耆舊數道先生質行教彡石子如海以有成長其女而爲之嫁母趙得

旨旌門則捐金新縣之節孝祠而後祔他所爲類是夫

苟不固其植而亟於莩榮旦暮假得之亦不可以久先
生雖厄于其躬而諸子美文行如藩舉省試如瀾有譽
於其官今孫曾且二十餘人溱然踵起是所以聿追世
德而克蕘厥緒者固在此不在彼汪後之人其勵式之
哉先生諱彝銘字寶吉吉石其別字娶於孫廣西慈樂
司巡檢榮台女約己而豐人敎子惇族能終夫子之遺
志後先生三十八年卒乃合封而揭斯言于外碑時則
道光六年某月日也

汪孝子墓表

江都汪氏二孝子從父昆弟也道光初同時有朝命坊其鄉昆曰一崧年十七刲肱肉起母潘危疾弟即君諱一元字兆初縣學增廣生員父艮澤病孝子方省試出第一場聞之不反次疾行窮晝夜數百里歸視父父已卒慟咯血家貧躬畚土起墳力竭矣明年又遭母喬憂遂以毀卒年四十二嗚呼人孰不有死死於君親厚也孝子之毀也號天地而不歸通幽明而一視仁性達於直生禮經置其後起可謂立必之大本人倫之

盛軌者乎故曰喪禮有餘不如致哀也祭禮有餘不如致敬也孝子旣沒妻鄒煩擱苛莵斂成其子中鬱爲通儒有孫喜孫惇至勤學記曰毀不危身爲無後也聖敎愛人也汪氏死孝克昌乃後天心敎人也昔我大父安慶府君奔文端公喪號慕半歲終于苫寢今儀吉聞孝子之事心識感動烏能無言遂因喜孫之請而揭之碑孝子通算學嘗以今法逆推朔閏中節至乾隆十四年四月舍焉孝子竟以是月卒天之于人也無須臾離也志氣清明斯皓通爲一不假前知朕兆自然是亦理之

常爾亦可以見孝子之性得天優也是以并書焉

陸太恭人墓表

太恭人桐鄉陸氏考諱某母徐氏年十七歸于贈中憲大夫俗村陳府君府君諱名世孝友清尙篤嗜詩無錫秦侍郎瀛所稱爲隱君子者也太恭人來歸逮事本生舅澹園翁後六年府君以父命爲從父璞堂翁後太恭人事舅姑往來服勞無閒歪二十年洊遭堂上喪後二年府君亦卒有子四人其季華早殤於時元彩方弱冠元齡巖皆幼未幾巖亦殤太恭人銜哀庀事卜葬舅姑于含山葬府君于縣西之莊泉村竭力延名師訓諸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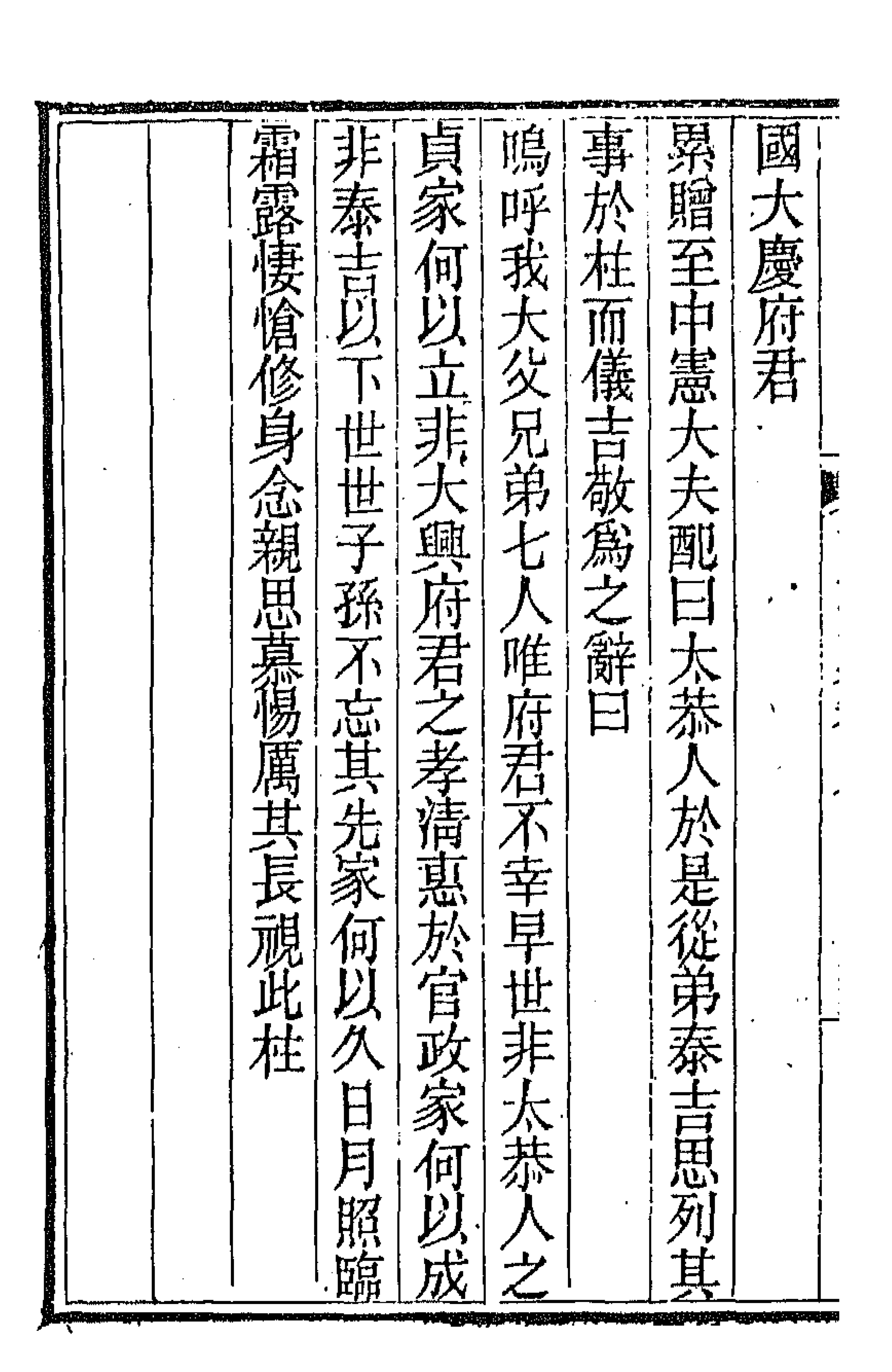
後十餘年元彩官光祿寺迎養北來居二十有六年元彩自典簿遷署正轉大理寺右丞刑部主事當官廉能督倉儲尤有聲嘗出餐錢佐公家費或尼之則曰吾母命也除安徽廬州府同知奉太恭人以往逾年卒于官廨元龤通判常州乞假省侍同視含道光七年四月七日也壽八十有三有女三人皆適士族孫男八人女九人曾孫男一人女二人初飴村府君之葬于莊泉也在乾隆五十七年冬既四十年矣及太恭人祔甫竁見蟻壤焉懼而止於是元彩等日夕涕泣謀改卜元彩將求

善相墓者于杭州宿舟中夢太恭人坐惇裕堂之後軒元彩將出而太恭人召之返未及太恭人怒追之及檻立于東南元彩還跽于檻外太恭人倒杖抶其背元彩驚呼毋而覺謚憂懼不知所出久之有章仲山者周視莊泉之兆而曰是於太乙下行九宮一六生成佳壤也惟巽巳歧出情不囿抱是致風蟻而先府君之位爲六白得生氣必無他患子其無遷而耐太恭人於西北隅其吉元彩因語之夢仲山豁然曰噫神告之矣吾爲子釋夢夫召之返者無外求也檻有內外宅分區也立於

東南詔之嚮也命穴之法符倒杖也正穴之北又背象也神告之矣子其無疑元彩等乃從其言而祔焉府君之窆在域之東南酉山卯向太恭人之窆在西北亥山巳向元彩來京師語儀吉以故猶有哀色曰元彩遭事之變權其所可而為之也抑懼傳之久而吾後人不能知也子其文之於是稍箸太恭人之行事而詳其祔葬始末以表諸其阡

節孝馮太恭人坊楗刻辭

嗚呼是爲我從祖安叔府君配節孝馮太恭人之坊表
太恭人錢出也母爲文端公妹考諱亙欽雍正甲辰順
天舉人四川南部知縣府君爲文端公第三子與我大
父同爲沈太恭人出幼有成人度十八歲卒而太恭人
守貞來歸其後八年我世父大興府君始生我大父命
之爲府君後又十年太恭人卒又十年
朝命旌焉乾隆三十八年也又十有八年乃建是坊於
海鹽南石木墓道之外自嘉慶閒至於道光之元逢



國大慶府君

累贈至中憲大夫配曰太恭人於是從弟泰吉思列其

事於柱而儀吉敬爲之辭曰

嗚呼我大父兄弟七人唯府君不幸早世非太恭人之

貞家何以立非大興府君之孝淸惠於官政家何以成

非泰吉以下世世子孫不忘其先家何以久日月照臨

霜露悽愴修身念親思慕傷厲其長覩此柱

洙涇橋墓堂右壁刻辭

嗚呼我學士府君之安體魄於洙涇橋之原在嘉慶癸亥先期摂行狀乞誌文於儕嶠王先生先生方守衛輝會有公事未及爲而儀吉時在哀昏中狀事亦未具其後二年至京師始得見閩人所撰福州烏石山沇錢二公祠堂之碑又二十餘年始得聞漳州赤嶺亦有祔祀之碑而吾郡鄭王諸君客於閩後皆追記我府君學政時事若干條令悉錄家乘中錢後之人識字者於我府君在官之政略可見焉已維我府君之棄不孝孤三十

年矣平時性情言語氣貌之間日慕日遠以至於今幾
存彷彿而出處歲月及所施於家者亦宜記列以垂久
遠爰敬述梗槩栞置墓堂壁間將使後世子孫春秋饗
祀齋宿墓下循牆誦繹僾愾噫歆長如見我府君也嗚
呼府君生十二歲失怙恃孝慕終身忌日必蔬食通籍
後以祿不逮養言及輒流涕數稱道大父時事若何仁
厚儉約以訓於家人大父嘗書戒越思三字賜府君紙
廣財數寸府君方幼奉之無失長而録其字於栴界尺
植於所居室中北面敬對寶藏先世翰墨日月展視精

意廣求遠及明代乃得我八世祖太常府君手札二通其一以歸於從父少宗伯公蓋自嘉靖至今四百年吾宗欲見太常府君手澤者惟此二札爾府君夙敬事少宗伯公少宗伯公每見必述祖宗時遺言逸事府君樂聞之少宗伯公曰吾先世忠孝植德以艱難刻苦之意傳之子孫子孫勉延先澤不在科第仕宦也府君尤以爲然嘗命儀吉曰我少宗伯兄平生敦厚樸實人且有笑其拙者不知天實許之矣若某若某或才氣傾一時或便已自全若無可非刺者雖都榮顯恐無以庇其後

人也久而言皆驗又嘗曰世故深則天機淺故於世之
熟於計利害而不識義命者往往惡其爲人也語略見
於所箸保母蔡嫗傳中蓋府君平生直己而行信於天
而已矣在翰林時故襄勤伯掌院事知府君家世諷使
一往不可雖歲時不一及其門客有計宦途得失者府
君亦漫與之酬酢已而曰不必言矣是有命焉家常論
事亦數道此儀吉自有知以來殆無旬日不聞斯語也
又曰吾嘗盎無粟適有濟之者大抵吾意所不期乃知
命不餓死雖餓不死背義嘗利徒自勞爾又嘗曰吾少

孤非吾大兄何以成立故家事必稟於吾世父戶部府君雖仕宦終身不改府君官于閩而戶部府君方家居經營祠墓府君俸入有餘卽以告戶部府君曰惟所用之凡昏葬之事亦無不任也初府君奉
使江南卽以
恩賞路費置我五世祖以下祭田若干畝其後又增置我十二世祖太尉廟下祭田又修葺太常府君祠堂待宗族一意歸厚不以服屬殊及府君沒而族長瓚翁徧告吾宗曰仕宦不忘根本宜配食於先人乃奉府君粟

主於永思堂顯忠祠皆祔焉若夫師友之誼或萬里歸喪爲之葬或梓其平生箸述及夫存卹孤弱引掖成就者不可勝記族父德威翁家貧子不可教居常悒悒府君曰兄有幼女吾爲擇所歸可以紓兄憂以適同邑王楨楨亦貧府君兩助之婚嫁並授之文法今楨舉鄉試而翁父子繼沒孤孫遂育於王氏府君凡處事期有濟於人意率類此在閩時有漳州詔安學生爲土盜刼質不能自還會府君按試謂其郡守曰我固知某生之陷於賊也今後試三日以待之若終不至吾將入告守懼

爲之贖得出就試汀州試院古柏樹傳有神不可犯一生慢焉驟𩀱府君遥望曰是未死提調官曰力撼之一不動實死府君怒曰頃尚張目左右視若獨未見邪門啓衆舁之出故事公廨中有死者鑿壁出之府君意不忍爾二事鄭王未及記亦可見府君察吏愛士之意如此府君之仕也於時我諸父諸兄多官中外者府君又數主文棟常以盛滿爲憂戊午秋在長沙聞我世父檢討府君没於雲南學政任慟甚遂決意引退會有

國制將俟滿百日而後請旋奉使閩之

命不果少有心疾悸終夜不寐在閩三年積勞益劇是
以反自閩而遽告歸也府君年十九入縣學旋補增廣
生二十二歲甲辰
車駕南巡獻詩
行在以病未及應　召試二十四歲丙午舉於鄉考充
咸安宮教習二十八歲庚戌第進士選庶吉士明年假
還省墓又明年北上假道新鄉謁大父祠堂癸丑授編
修甲寅充順天鄉試同考官乙卯充江南副考官嘉慶
丙辰充會試同考官戊午

御試翰詹列二等
記名候陞旋充湖南鄉試正考官己未二月任福建學
政其後一年閒累擢至翰林院侍讀學士辛酉冬北還
至清江浦以疾請假歸明年春三月抵家是月晦時加
午忌日也年四十府君性清嚴人無敢干以私者朋友
有過直諍無所避儕嶠先生嘗廷詈某鉅公府君自閩
移書相戒以為氣質不可任今先生報書猶存也門人
有過召責之若子弟然皆凜凜自脩飭多所成就與人
不輕假詞色論事意必盡雖勢要無所橈屈嘗言劉器

之自舉二十失如疾惡太甚遇事便發吾亦同之其嘗奉劉語爲座右銘乎語見府君所著眞珠船中然府君於孤寒困厄之人雖有失務掩覆之不肯發飲酒可數十巨觥不醉而終年屏杯勺目光過人嘗於三十步外察螘蟻云嗚呼儀吉生四歲府君北行九歲始識我府君又後二年乃從宦京師而府君又數奉使於外在閩時儀吉又兩歸應鄉試先後侍府君膝下不及十年耳塾中程課密不聞外事又侗愚多所忘失是以今者述我府君之言行痛不能詳也悲夫府君訓

於家曰儉訓於政曰平訓於立身行己曰守約論爲學
務切近有用不必震乎其名但讀程朱書謹身寡過幸
矣嘗誦言曰聲聞過情君子恥之在閩敎士亦若是儀
吉喜涉獵諸籍府君以爲厭故喜新華而不實屢戒飭
之儀吉少與某君善某君才士也府君舉馬伏波語曰
我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之也又曰我非令汝絕交也
欲汝知觀人之法又知師善改不善之道爾庚申辛酉
閒儀吉在家候試府君自閩寄諭有曰節用度耐氣性
屏除外務又曰門第不足矜也聰明不足恃也又曰汝

但貫心讀書成否顯晦有命焉不可強也儀吉性卞急
府君尤朝夕提撕以爲大戒孤不肖不克奉先訓習不
早悛時用怵惕謹記所聞以示後人而申之以辭曰
嗚呼敦厚樸實我府君以爲是浮華競名我府君不爲
喜惟清惟直以信於天以有孫子嗚呼我府君之念先
人未嘗須臾釋也後之人念我府君何其視此愚者無
棄其愚智者無恃其智愚安分而智循理也天其鑒我
府君以長有錢氏

先妣德清戚氏外大父苧園先生宰臨漳時先妣生其

後苹園先生自楚北歸僑居海昌園花里之南街先妣
年十七歸我府君乾隆丙午冬府君北行秋涇老屋質
他姓儀吉姊弟從先妣居外家八年儀吉少多病二歲
死四歲死六歲再死皆先妣於極困乏中醫藥拯治以
得生而其後諭子婦聾曰是不徒醫藥之恃也吾少爲
父母鍾愛所求靡弗遂及嫁又不得奉舅姑訓誨雖家
事必請於長然意之所至亦鮮有尼之者非凜凜有以
自儆其何能無大失也蓋吾自有此子一言一動未嘗
忘吾子之病而將死也事必退處言必讓人念念禱天

得存活吾子幸矣及吾子長成而吾胸中亦遂常日怡然無所拂逆是兩得也汝曹各有兒女其念吾言癸丑從宦京師先妣治家政嚴內外絕譖訴而寬於用財不爲出納之吝有以節嗇爲言者先妣曰吾非不自知貧而不可繼也當闔人患急時心怦怦不能已卽婢僕輩皆吾人豈可不存卹亦念家之盛衰子孫之成敗正不繫此爾嘉慶戊午　京察閣府君當保列則從容問於府君曰吾聞甲乙諸公以道府罹患豈皆自取之邪府君曰唉何必爾吾固辭之矣已而笑曰若獨不見外吏

之室家饒樂而常願處貧邪方是時府君以我世父檢討府君喪困將退矣明年春既不得請而世母王宜人自潞河南歸先妣乃請於府君偕王宜人行恐長途悲哀無以慰釋之也初檢討府君訃至京我府君使楚未返喪紀賓客皆先妣諭儀吉庀其事於是先妣從王宜人寢處日夕不稍離王宜人哭屢絕一旦倉卒開先妣以食指抉王宜人齒齒合傷指後數月乃愈而指骨遂以損也比至家將從宦於閩又念王宜人家居長女沒子又求娶而范嫗者王宜人所愛也數以事求去則又

請於府君召其夫從於官廨以留范嫗而安王宜人府
君大喜許之因命儀吉徧諭於王宜人之內外役使曰
儆勤乃事歲時行李當自閫寄犒汝曹也陽湖劉編修
嗣綰聞先妣之事喟然歎曰家之興必在孝友而娣姒
和睦則孝友所以成也患難相恤不顧其身盛德之事
吾見亦罕矣爲賦抉齒行以記之先妣居閩二年歸里
明年遭先府君喪其後六年儀吉服官於　朝又二年
迎養再入京師先妣暮年處貧百事勞苦得肝疾常獨
行眩冒而仆族嫂掖之起久乃能言然無錢以診療竟

不召醫也四十後貌益瘠又苦冬嗽北方嚴寒一年中半在牀蓐衰羸日甚浸以棄養丁丑三月九日時加辰年五十有六先妣平居無倚坐無旁視無囁嚅語處事常鎭靜無所疑懼與人和易族黨子孫陪侍坐笑語終日無所忤惟不喜言諂怵然戒曰丈夫無墮志節也或喋點人過失輒止之曰無造口孽不信術數不佞佛月亦有齋食曰吾亦以省口孽爾少從塾師戴君受五經論語嘗曰舊家婦女須略識文義而論語尤不可不讀先府君之葬也久之未得吉卜世父戸部府君夢有指

言之者記其水道曲折堆阜橋梁高下之勢如所夢求之而得洙涇橋或猶以爲疑先妣曰以兄公之友於弟也是必佳壤吾以天理信之矣遂葬茲自營生壙其後十有六年丁丑冬儀吉奉先妣柩歸啓而祔焉壙中煖然如春其上若垂露而不濡衆皆曰吉於是始築墓堂五間及左右廂又後十年爲此刻辭茲記先妣行事大略以告我後之人

記事稿卷九終

男彝甫謹重校刊